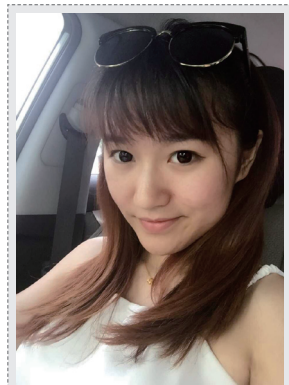


记者故事

编者按

今日女报多年来尽力向您讲好故事，其实，我们编辑记者们的采访经历原本就是一个个好故事，我们觉得这些好故事放在新闻的背后太可惜了，于是便有了这个专栏。往日常里，他们用冷峻的笔记录别人的故事，但这次，他们笔下的故事，除多了些温度，还多了些许人生感悟。

你看的是新闻，我做的是旧事—— 被曝光后， 他们五次找我“私了”



李诗韵

今日女报娇点关注、
维权和健康等版面记者
编辑，湖南新闻奖一等奖获得者

凌晨12点，手机又响了——

还是陌生的座机号码，还是接通了就挂。我也不记得，这样的事情在我当记者以来，到底发生过多少次，可最近的这次，缘于我7月底一篇暗访稿件的刊登……

7月初，还在报社坐班的我接待了一名神情紧张的中年农村妇女。跟她一起蹲坐在报社大门口的，除了两位年迈的老农，还有一个硕大的公文包。妇女从包里拿出一叠资料说：“这个，全都是罪证！”罪证，这个词，听着有些严重。我不敢马虎对待，便请他们上楼，看了看材料——一份数百位村民盖手印、签字的文件摆在眼前，直指村医室欺压百姓。

医患纠纷，本是如今的一大难题，这般声势浩荡的指责究竟是医闹还是事实？没做采访前，肯定不能下定论。于是，我向主编报了题，得到采访批准后，接下来的多日时间，来往于两地，试图用暗访来了解事情真相。

两天的“蹲点”还是有收获。为了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我曾挨家挨户敲门打听，录音、笔记、互换联系方式。这也是记者的一种自保手段，看似多余的这些事儿只为让稿件刊登后留些证据。最终，坚持近20天的采访结束了，稿件如期刊登。然而，我的烦恼却再一次

开始——

“你是姓李的吗？”报道刊登后的第二天，一个陌生电话接通了，这是毫不客气的开场白。可能是有过经验的缘故，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低沉的男人就是来找麻烦的，于是我大方的自我介绍了一番。“那就对了，找的就是你。知道你做过什么吗？你麻烦了！”听到这儿，我竟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将近期做过的负面新闻全重现了一遍，究竟是哪一家“大爷”要来“寻仇”？我礼貌回应：“不好意思，麻烦您说清楚，找我有什么事吧！”接着，就是劈天盖地的狠话，骂完就留下最后一句：“7月底的稿子，记者都被村民骗，你有麻烦了！”没多久，那位申请维权的妇女便给我致电，慌张地哭着告诉我，“记者，我对不起你，他们说要告你做假新闻，让你撤职！”说来奇怪，记者这职业挺“作”的，自己明明慌了神，却还能一本正经地安抚她，“没事，我们采访扎实，证据充分，不怕他们！”

说完，本在回家路上的我，便打了个车，立马返回报社。摊开那些采访的笔记，一个又一个地拨通报道对象的电话，我强迫症似的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们：“这个事确实存在吧？”直至每一个村民坚定地回答我：“记者，您是帮百姓的，我们一定支持你！”

第三次“交手”便是一周后。本以为早就该被投诉的我，风平浪静地度过了一周。这一次致电，对方的口气竟软了下来……“我们知道你也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能写报道肯定做了功课。要不，我请你再来一次吧，我们当面沟通？”这话一出，我真怕了！首先想到的就是“鸿门宴”，一个几天前还在跟我说“你有麻烦了”的人请吃饭，谁敢去？那就继续保持高冷，我用一句话回绝他：“稿子有什么问题，请找报社！”

这一次对话，本以为让我们的私下“交手”划了句号。15天后，本该忘了这一“麻烦”的我接到了报社行政部领导的电话：“有几个县里的领导点名找你！”不巧，正在出差，我没法到场。吃过闭门羹，对方留下一份文字材料就离开了。回报社后，我仔细看过材料上对我报道内容的指责，并没有发现任何“虚假成分”，而材料最后，对方也只是希望我们能做个正面后续，挽回受损声誉。

最后一次通电话，便是次日。一改当日的强悍态度，“干部”用沟通的形式与我交流报道内容中的某些现象，也肯定了我报道的真实性，最后热情地“欢迎记者再去当地，挖掘正能量”。

这样的“麻烦”总算告一段落，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再一次阅读那篇报道，有着不同的感受——或许，对读者而言，你们看的是新闻，过目即忘；可每一篇报道，对记者而言，都是用身体和心理的煎熬换来的，对每一位报道对象而言，都可能是生活的转折点。我们不能过目即忘，你们看新闻，我们做旧事，一起关注后续，这也是新闻报道的意义所在。

态度

别人都说喜欢时， 你敢说不喜欢吗



红肚兜儿

红肚兜儿，女，
专栏作家，地道北方人，
正牌天蝎座。专栏散见《南都娱乐周刊》等。

其面对文化艺术这种模棱两可的事物，宁肯不懂装懂，也不愿暴露真实想法。如果一部电影，你觉得很难看，很没劲，但大部分人都说太棒了，那么，通常你也会跟着一起拍巴掌，“哇，真的好棒！”因为，别人都喜欢，只有你不喜欢，一定是你有问题。

《社会心理学》一书在提到“从众心理”时说，人类是社会性动物，这一事实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会处在个人价值取向和社会要求再从的价值取向的紧张冲突关系中。大多数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总期望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确保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一个是通过不辜负他人的期望来赢得他人的好感和认可。

当别人都说喜欢的时候，你敢说不喜欢吗？我曾经受朋友之邀去看一场音乐演出，那个歌手独自坐在台上，没有音乐伴奏，也没有歌词，就一直在“啊……啊……”，各种声调长短不一“啊”，“啊”了半小时我实在受不了了，起身要走，朋友却一脸疑惑：“这么美的音乐，多精彩，你居然要走？”言下之意，你是不是欣赏不了这种高明的艺术？另一次，是个搞艺术的朋友，形容一个画家的水平高，说他随便在白纸上画一条直线都是极美的……我到现在也无法理解，直线和直线真的有什么区别吗？

那么多人说《刺客聂隐娘》是部极其优秀的武侠片，但如果有人不喜欢，也在情理之中。微博上甚至分成了“拥贤派”和“倒贤派”，使出浑身解数攻击对方智商。关键是，一部电影再好，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有粉丝为导演叫屈，用的仍是最通俗的“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那一套，说这部电影耗了7年时间，侯孝贤花了半年时间去读《资治通鉴》……那又怎样？《少年时代》拍了12年，在豆瓣的评分还不如一部满是激情戏的美剧评分高。于是粉丝又说，你有没有好好了解聂隐娘的历史？有没有好好了解导演故意放出的电影剧本？如果你做足了功课，就一定看懂这部电影……请问一部要翻历史书和剧本才能看得明白的电影，有什么了不起？在电影里讲清楚一个故事就那么难？

好的故事，从来不会让人觉得闷；好的作品，从来可以打动人心。《十二怒汉》不就是几个人围在一个小屋子里“嘚嘚嘚”吗？为什么仍能看得人们热血沸腾？一部电影，便是一种艺术作品，对观众来说，它就和爱情一样，完全是个人体验，每个人感觉都不同，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生出各种不同的喜怒哀乐才是正常。

进电影院之前，已经听到关于《刺客聂隐娘》的太多好评。看完之后，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部电影。节奏缓慢，情节单薄，形式大于内容。尽管很有意境，每个镜头定格都美得像一幅艺术画，但还是不能掩盖它是部大闷片儿这个现实。前排一对情侣，电影开场15分钟就陷入了聊天模式，其他人的情绪也并不高，在106分钟的沉闷里坐得脚底发麻。

也许《聂隐娘》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古装电影，没有张艺谋《满城尽带黄金甲》式的浮夸巨乳，没有陈凯歌《道士下山》式的喋喋不休说教，也没有徐克《狄仁杰》式的炫目特效。它坚持用古文对白，让镜头在风景里久久凝视，一个背影可以走上好久直到消失……但是，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坐在电影院里将近2个小时，并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看头。

当我在微博上说起对这部电影的感觉时，不出所料，立刻有人冲上来说：“你觉得不好看是因为你欣赏水平低！因为你LOW！”这让我想起马尔克斯去世时，无数人跳出来“攀交情”，说他的文字多么迷人，《百年孤独》多么伟大。没人肯说，那本书其实枯燥繁杂，根本难以读完。显然如此表达也容易扣上“你欣赏水平低，你LOW”的帽子，当一部作品成为经典，成为人人称赞的标杆，所有反对意见都是有风险的。

至于电影，曾有人列过一个文艺青年专用“装逼指南”的观影清单，全是能把人看得睡着却又评价特别高的影片，要么剧情晦涩难懂，要么故事线模糊凌乱，要么情节细碎拖沓……如果你看不下去，你就永远不能在向别人提起或推荐电影时，充分展露上述那种智商商品位上的优越感。

中国人喜欢随大流，尤